

# 我是“狼”



王朔文集  
挚情卷

# 我是“狼”

王朔

博 库

中国·美国·台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权 利 声 明

对从博库网([www.BOOK00.com.cn](http://www.BOOK00.com.cn) 和/或 [www.BOOK00.com](http://www.BOOK00.com)) 下载的作品, 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 博库公司(BOOK00, Inc.)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 出版、复制、传输、发行、出租、播放、传播、展示、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或数字载体、印制、镜像、设立网站、上载、下载。未经博库公司(BOOK00, Inc.)许可,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 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 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 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OOK00”, “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 BOOK00, Inc. 的商标。

## 我是“狼”

这个以度假胜地闻名的岛屿和一水相隔的楼厦林立的海滨城市就象一对浸在海中、互相依傍的年轻母子。

那天下着绵密小雨，市岛海面一片烟雨朦胧，我挤在渡轮密匝匝的人群中，默不作声地驶向那个缥缈绰约的岛。

飘飞抖动的雨水和船移不断变化的角度使岛一刻不停地变换着形状和体貌：忽而浑圆林木苍郁，忽而仄长浪拍礁滩，忽而正阔楼台雕像叠床架屋。

我上岛后就象走进了一幅画：水淋淋的街道，水淋淋的树；每条街都是狭窄、弯曲、起伏不定，没有车辆，所有人都在步行；街两旁一家家凹进去、完全洞开的商店很冷清，每个柜台后面站着一个苗条白晰、毫不动人的文静姑娘，象一个平庸母的众多女儿。雨不停来下，天阴得使一切景物、行人褪了色，我脚步囊囊地欠，浑身透湿，道旁出现黯淡、坚固、石刻饰纹繁缛的中西合璧住宅。每幢住宅的百叶窗和铸铁大门都是紧闭的，庭院荒芜，暗绿色的爬藤植物覆盖了整幢房子。我的视线在雨幕中已经模糊，偶尔遇到一个人也感觉那人在飘行。

雨是秋雨，略有凉意，旅汉字旺季已过，岛上众多的宾馆、旅游店都空闲了很多房间，我住进了一个占了半条街林密院深的宾馆。这是幢高大、陈旧、荫凉、静谧的宅邸，色泽黯淡的花瓷砖地面散发着潮气，一间间大而无当的厅室摆着当年宅邸主人留下的一张张巨大硬木长案，每张长案上铺着洁白的亚麻桌布，围案依次摆着的几十张高背太师椅却积满灰尘，象是当年的主人离去后就再也没人坐过。

我走在有精美栏住的大理石楼梯上，橐橐的脚步声引起整个空旷住宅此伏彼起的微弱回声。

客房是二楼一个有龕阁般的壁炉的大厅，双人床孤零零摆在地中间显得很窄小。透过有铁栅栏的宽大窗户可以看到树丛间的一段海滩，白浪时而在视界内舒卷。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天黑的，满院遍植的牦牛般垂着缕缕长须的大榕树繁枝相架，冠盖叠集，形成一个密叶被覆的阴暗穹庭，幽深处黑色的夜来香树散发着浓郁、令人窒息的香气。我沿着两边筑有细颈瓶状石栏的花岗若廊道走，石栏上错落有致地摆放的大瓷翁釉面璀璨，瓮里养殖的大束花卉瀑布般怒放着，犹如两条滚滚繁茂的花栏。

餐厅狡猾人式、遍体镶有落地玻璃的房子，坐落在半

山腰的林中，遥遥望去，象一座水晶宫在黑鸦鸦的林中大放光明。走的近了，可以看到透明的墙壁中人影晃动。人声笑语阵阵传来，在旷幽的山野散发，声浪一波波减弱，甚至完全被寂静吞噬。后面，我的印象就比较混乱和模糊了。我记得我在满铺着大红地毯、无数枝型吊灯倾泄着耀眼光辉的餐厅里喝了很多酒，大概是醉了，去过海边，也许还下了水。我记得海风吹得我浑身冰凉，在黑茫茫、广袤无垠的天地间听到了海潮波澜壮阔的奔流声，似一个巨人胸腔发出的声传天外的叹息。我好象在退大潮后裸露出的辽远漫长、泛着黑色亮光的海滩上行走，踩着没及脚踝的淤泥里的砂砾蚌壳。海滩上有一组组奇形异态的礁石黑进地蜷伏、不规则地散布。海浪贱在礁石上，倾泻如注，磷光倏闪，整个海面青幽幽地涌动着。海水温暖粘稠，如浸粥中，我不记得我在海边遇见过人。

我的鞋好象丢以了海里，当我穿行在山丘林中小径时我是赤脚，我的脚底被山道上的枯枝败叶划得很疼——这疼感很强烈。我在林中时可能雨已经停，我记得当时天上很显眼地有一轮月亮，清辉直泻，使林中树木怪干虬枝可辨，或张牙舞爪峥嵘欲扑，拉拉扯扯，鬼影幢幢，甚而至于横七竖八杂陈拒道。我曾抵一树，那树喀嚓倒地，原是

朽木。再攀援一枝，亦应声脆断，索性胡乱趟去，所触之木皆倒地粉碎，恍若梦境。我还记得我在梦中突一所大宅兀立，黑洞洞，门窗台阶栩栩如生，走近更加不疑，呼喊数声，无以答应，举手叩门，手感冰凉，细抚原是一巨大顽石。一只犹如小豹瘦悍的黑猫一直尾随着我，一对眼睛就象两竟在黑暗中游动的亮点。那天晚上的事我记得的就是这些。“这么说，你上岛后没和任何人接触，晚上在海边也没遇到任何人？”“是的。”这个自称是警察名叫单立人的汉子盘问我一早晨了，把我上岛后的每天每一行动细节都记录下来。事情很简单，今天早晨，一年轻女人的尸体被海浪冲上岸，和尸体同时冲上岸的还有一只印有这个宾馆标记的拖鞋，这只拖鞋便是我住的这个房间的，昨天晚上我直穿着它。

窗外，阳光明媚，山海树木、楼堂馆所无不彩色荡漾，光斑耀眼。那年轻女人脸朝下趴以还处难露一隅的海滩上，民警和围观的闲人密密麻麻。

“从你的陈述看，你昨晚是喝醉了。”单立人盯着我问。他瞳仁很小，人又爱低着头往上看，使人感觉他老在翻白眼。

“唔，得算喝得有点多了。”我努着嘴点头。

“就是说，你昨晚都干了些什么，你只能想起一部分。”

“可以这么说。”我情不自禁去看窗外海滩。

“那么，被你遗忘的那些事情中，也可能有一件就是将那个姑娘淹死喽？”“可以这么说。”我坦然地笑笑。”

“不过我干吗要害一个素不想识的姑娘？我就是喝多了也是不失原则的。不瞒你说，我再飘飘然，过马路也走人行横道。我从小胆小，走路连蚂蚁都不敢踩，想忘也不敢忘自己是吃几碗干饭的。”

“我说你是在醉酒情况下不能辨认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候犯的罪了么？不要试图改变自己犯罪的性质，你和那姑娘并不是象你所说的素不相识。”“看来这事你比我还清楚——我跟谁有过什么关系。”

“你别狂，你狂什么？”单立人斜着眼睛瞅着我。“我见过比你狂的人多啦，都说自己清白，独自己清白，最后怎么样？在汇集起来的面筛糠吧。”

“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没杀人，这点我心里清楚。”

“杀没杀人不凭你说，得由我们来定，要是你仅仅因为相信自己不可能杀人就，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不是威胁你，很多人自认为是革命的但其实反革命的，这方面我

可以给你举很多例子，这方面我有很多经验。”

“你大概就是说谁是什么人自己不能作主，得由你来定。你是哪庙的质量检查员？”“要是坏人都承认自己是坏人，那天也就太平了。不妨告诉你，我职业就是剥去伪装还其本来面目。还没人能不目瞪口呆地承认他就是我指出的那种人而坚持认为自己就是自己原以为的那个人。”

“我不信你能把胳肢窝变成海参。”

“让我们先不必为对方下结论，看看那些易被人忽视，将要湮灭于记忆的点点滴滴的事实说明了些什么——十年前你曾在海挥的一支舰队服过役对吗？”

“是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服役的那艘军舰的驻泊北方一个海滨城市的港口。”“是的。那个海滨城市是我们舰队司令部所在地，舰队直属编队的舰艇大都泊在那个城市周围。”

“在你服现役的同时，一个叫周瑶，脸色苍白，有着一双大眼睛和满头黄发的年轻女孩子也在那个城市的舰队后勤部门服役。”单立人边说边将视线投向窗外。海滩上正一阵骚动，两个魁梧的警察架肩拎腿抬起那具年轻女尸，在沙滩上蹒跚地走。女尸耷拉着头，垂着双臂，栗黄色的长发遮住了脸，身体僵直。人群如潮相随。“那年月，”

我说，“那年月有成千上万的轻男女在各军兵种服役。我驻泊的那个海滨城市挤满乳臭未干的海军士兵如同现在挤满形形色色的旅游者。”

“你还记得那年‘五一’的上午的情形吗？你应该记得，那是个假日，又是个晴空万里的好天，那天所有海军官兵都将蓝军装蓝军帽换成白军装白军帽……你在码头看见了谁？”

“不，不记得了，每年都有一个‘五一’。”

阳光耀眼阳光耀眼，天已明净的失去透视感，巨幕般垂于眼前，硕大的云朵在空中缓缓移动，如丝絮如羊脂。阳光在天海间强烈得过于光雾弥漫，城市半浸半浮，港湾四周泊满的军舰、商船钢铁壳体光斑闪烁，一群群海鸥掠着海面飞，我站在甲板上靠着舱壁吸烟，阳光海水晃得我睁不开眼。

一艘载满外出水兵的登陆艇在港内破浪驶过，甲板上一片白晃晃的军装。我们码头是一条梯形的长堤，在港湾内远远划出一个大弧形，一端连着市里，一端没入海中，沿弧层层叠叠泊着各种类型的舰艇，象是一柄又长又弯锯齿状的蓝色镰刀。

码头上站满各舰无所事事的水兵，说笑抽烟，比比画

画。

三个一模一样白军服士邻章帽徽十一鲜明的非兵走过喧哗打闹的水兵群，顾盼生姿。

我站在甲板上靠着舱壁吸烟，阳光海水晃得我睁不开眼。

她们跳跃船倏闪即逝……

她们垂眸含笑欲行未行……”

一只白色的海鸥尖叫向我俯冲而来，一道黑影呼啸而过。

“我们码头每天都有很多人来来往往。”

“那三个女兵其中之一就是周瑶。”

“就算我和她曾在某个时间。某企点打过过照面。”

我说，“但你要知道，我恐怕和几百万素昧平生的女孩子打过照面，一生再开相涉。”“你认识周堪赅吗？”“不，不认识。”“周尧卿呢？”“也不认识。”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周尧敏你也不认识啦？”

“是的，这些人是干吗的？”

“周堪赅是周瑶的父亲，周尧卿是周堪赅的父亲，而周尧敏则是周尧卿的弟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总不能说你认识林逋吧？”

“废话！”我勃然大怒。“林逋是我爸爸，你怎么知道我爸爸名字？”“你爸爸的爸爸叫林逢龙的爸爸叫林敏公，林敏公有个弟弟叫林时跃，林时跃娶的妻子是唐执玉的妹妹叫唐淑问，唐淑问的外孙女叫孙艾，孙艾与之结婚的正是周尧敏的嫡孙，也就是周瑶的表哥周达——着，你不能贸然说你和哪一个人素无瓜葛，论辈份，那周瑶还是你的远房姑姑呢。”

“细究过来，也许什么阿狗阿猫都可能是我姑姑奶奶，就算我有心，也无力将半数中国人都当亲长尊敬起来，近乎起来。”“姑且说我们谁也不能认得清周围人中有多少长辈凌驾于我们之上，周瑶和你的亲戚关系的确远了点。但你和林跃的关系并不太远，周瑶和周盛达的关系也不还，周盛达的妻子孙艾则和林时跃的唐执玉过从甚密，除去唐执玉是孙艾的娘家姨姥姥，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家都住在一个城市里——你和周瑶服役所在的那个海滨城市。”

“……”“你不否认你服役期间常在节假日去你叔祖林时跃家串门吃饭吧？”“不。”你叔祖是一大家子人，四世同堂，亲戚来来往往也很多，这并不奇怪。你叔祖在

当地是个影响的领导干部，住的房子又很大。我想，在你叔祖家吃饭时，不是不常在餐桌上遇到五花八门半生脸的拐弯亲戚？是呵，那亲戚多的、拐弯的简单无法让人留下什么印象并记住他们的称谓，这些亲戚相貌之平庸、谈吐之乏味令人实在厌倦，以至当周瑶光鲜动人地蓦然出现时谁也不能视而不见——特别是一个曾暗生过钦慕地远睹过其秀色，久为军营生活枯燥锁眉的正值青春期的年轻水兵。他大概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战友吧。他一定很快引起了对方的注意。我相信，男的气质和军服在那种场合也是很惹眼的。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显然应该是那个‘五一’后久，也许就是五月二号吧？那天你们都放假。”

“五月二号。”我只看到她脖颈上的筋肌一棱圆润柔软。

她象夹在一群大象中的一头幼鹿。那些老头老太太一个个身躯肥硕，双颊下垂，脸上布满老年斑，不停地抿着瘪瘪的嘴唇才免使口涎流下来。

饭厅即低使点着灯也很昏暗，可能因为两桌人使饭厅显得拥挤，多数人又穿着穿深颜色衣服。

她那桌是爸爸妈妈们和受宠爱的孙子孙女，她也属于受宠的，一进来就和那个咋咋呼呼、同上上下下都很熟的

表姑一起被安置在上桌，我想她一定感到拘束。

——她小巧玲珑的头被那些庞大垂着多褶的厚皮的脸遮得纹丝不露。我们这桌的年轻人比较粗率，吃得快活，风卷残云，很快就怀盘狼藉。那桌老人们相当矜持，难以察觉地吃，嘴唇翕动地聊，小孩子满地跑，她始终规矩地坐着，我只看得到她颈上的筋肌一棱棱圆润柔软。电视房就象电视院，一排排黑鸦的人头，荧头屏远远地变着颜色不一的画面，伴音总比画面慢半拍，瓮声瓮气。

她象个白糊糊的影子，猫着腰进来，在我前几排坐下，很快又猫着腰出去，门口和她表嫂及她表嫂挽着的唐老太太喊喊谈话。唐老太太喊我，我离座走到门口。“你不是也要回码头，顺路送送这姑娘。”

“不不，我自己走得。”她嗓音纤细，有很重的南方口音。

“让小伙子送送，女孩子走夜路让人不放心。”

我已走出院门，在路灯下等她。片刻，她悄悄走出来，一声不吭挨着我肩膀走。马路以很大的坡度向山下倾斜，路旁树茂盛，潮气袭人。我们很快走到海边公路，单排路灯照得洒过水的马路象冰面一样晶莹透明，驶过的汽车的红色尾宇在路面投下蒙蒙反光，使马路色彩斑驳。涨满的

海水拍击着路基，淹没了白天常有游人拍照的怪石密布的礁滩。

市内街道一片节日后的冷清景象，各建筑物上的彩灯依然亮着，楼顶飘着彩旗，所有街道灯火通明，但空空荡荡，商店都落下铁栅栏。我们迷迷糊糊地走着，象是一对闯到别个城市里来的不速之客。我们互相没有交谈，没有什么话好说，那完全不是个嘈嘈切切的情话之夜，只是赶路，令人难忘的同行。那时我没一点经验，人们一直告诉我，在神圣的东西面前如我之辈只能仰视和缄默。

我只看到她脖子上的筋肌一棱棱圆润柔软……还有光洁的下巴。“你想叫我相信那天晚上你象小子一样和个姑娘穿过半个城市而无所无为？”“我也觉得有点傻，可当时就是那么傻。”

“我不信。”单立人直截了当地说，“那个城市并不大是吗？”“看怎么说。”“就说它也不小，从你叔祖家到你们各自的部队驻地步行要得了一小时吗？”“年怎么说。”“怎么说就是小脚老太太一步步挪也用不了一小时。那城市全长不过十几华里，而你们俩那天晚上半夜才归队，花的时立足够在全城转上十几个圈儿。你们干吗去了？是什么东西使你们乐而忘返，甘冒受到处分，毁掉在

军队中前程的风险？”“我们……”“别对我说你们什么也没干，什么也没发生，你们俩的档案袋里都有一份因同一晚没有按时归队给予警告处分的决定书。”“我告诉你，我们那天晚上就是在走，一直走。”

“看来你是不想说老头话了，你大概还想说你们仍然象不认识那么清白。”“我们很清白。”“不说要不紧，你在那晚之后的行动会告诉他们一切的。你在那个海滨城市认识很多女孩吗？”

“认识一些。我的专业是卫生员，曾在舰队医训队受训；医训队除了我们卫生班，还有一个护士班。我在护士班有些熟人，她们毕业后分在舰队各医院、门诊部。”

“你这些护士朋友往舰上打电话找你？”

“经常，要是有事的话。”

“每个人的事都是约你去游泳吗？”“哦，我和她们有些私下往来。”“为什么这种邀请在五月二号以后才多起来？”“那以前想游也不能游。”

“为什么她们的声音听上去就象是一个人？”

“你知道部队的通讯装备很落后，那些军用便携式供电电话的就是几和年，打电话都要拼命喊才能听清。”

“你们部队附近海滨浴场很多吧？”

“沿岸有沙滩的地方大都没有拦鲨网。市里几个浴场，舰队也都盖了更衣室。就是这样，夏天也常下饺子。”

“那为什么你偏好去海军疗养院的专用浴场？那浴场离你们码头最远，这跟周瑶在疗养院工作没什么关系吗？”

“我并不偏好海疗浴场，在我看来，哪儿都一样。”

“那儿更衣室的看门人对你印象很深，因为你总是冒充海疗的战士而他明知道你是；时隔这么多年，他再也没碰到过一个比你脸皮更厚的人。”

“这听上去不象是夸奖。”

“当然不是夸奖。那年七月五日那天你干了些什么？”

“我没什么理由需要对那天记得一清二楚吧？”

“那天周瑶下海游泳，被浪打在礁石上，弄得遍体鳞伤，当时和她一起摔伤的还有一个——他俩正站在礁石上非常亲密地说笑。”“那个人是我吗？”“那天你不在舰上，一早便骑自行车出去了，说是去门诊部领药。”“对了，那天我可能是去领药了，卫生员经常性的工作之一就是去领药。”“要据门诊部药房的同志讲，象你们这样的舰艇卫生员一般都是领了药就走，时间不会超过一小时，

而那天你外出了一天。”“我领完药有时逛逛大街，会会老乡。”

“那天上香，周瑶同宿的人是记得有一个所谓老乡来找她，虽然他们说话的口音明显不同。中午，周瑶在食堂买了两份饭，并和她的好友赵竞有以下一番对话。”

“周瑶，吃这么多？”周瑶从售饭窗口买完饭，两手各端了大盛满菜饭的搪瓷盆往外走，站在买饭队尾的赵竞迎着她笑说。

“来了个人。”周瑶落落大方地说，“给他打的”

“是老乡？”赵竞调侃地望着周瑶。“听蛻你的老乡说话另有一个味，你们那儿方言很杂？”

“是亲戚，”周瑶沉着地微笑。“我没说清楚。”

“可惜我没有这样现成的亲戚。”赵竞笑。

“真是亲戚，不骗你。”周瑶笑着端饭离开，还说：“中午游泳来叫我。”“不打扰吗？”“一点不。”周瑶回头嫣然一笑。”

去浴场的路上，赵竞见着了周瑶的亲戚，一个剪短头发穿海魂衫的年轻水兵。他和周瑶并排走时显得很缱绻，老是一脸温柔地望着周瑶的眼睛微笑，对试图和聊聊的赵竞心不在焉，并说是有意无意地把赵竞一个人抛在前面，

两个人搞小动作，那眼神儿似乎只有一种解释才合理。

到了海里，他俩便飞快地往深处游，把赵竞远远地落在后面，任凭她拼命喊“等一等”也毫不理会，完全是一副不顾情面、铁了心要把别人甩开的嘴脸。没人保驾，赵竞是不敢游得太远的，此时只得一个象只雏鸭似的海边游来游去，远远眺着那快活的一对。那水兵泳游得非常之好，在起伏不定的波涛中仍然是自由泳泳，不难看到沾满水珠的胳膊交替竖起，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们一前一后游到防鲨网靠海岬一侧的礁堆，水淋淋地爬上去，站在上面说话。赵竞在海里冲他们挥手，他们也毫无反应。赵竞没趣地在海里游了一阵，扭头看他们印度洋两个人仍站在鹤是上。她游累了，上岸在太阳伞下趴着，面朝海，手抵下颏，边养神边睥睨远处海天之际礁石的那一对，他们象雕像般凝固在礁石上一动不动。温热的砂子使她浑身热烘烘的，昏燃欲睡。她大概是睡了一会儿，再睁眼，沙滩上密的人体已经变少，不少人在浅海浪中洗涤身上的砂粒，随即上岸去更衣室冲洗，那一对仍站在礁石上，姿势如她第一眼所看到一样。

这时，涨潮了，远远从外海涌来的潮水到达岸边已经是相当高而有力的浪峰了。她亲眼看着一道席卷而来的涌

波愈来愈清晰，愈来愈耸起，及到防鲨网便已掀起峰面，嚣声一片，撞到礁石便识地低低惊叫一声也是事后。波涛过石，礁石再现，水如瀑布般流泻，那两人已不见踪影；须臾，浪谷间才看到两颗人头在颠伏。

周瑶和那个小伙子走上沙滩时都趑趄趑趄，龇牙咧嘴；他俩的大腿上都被礁石的海砺子壳划得血痕斑斑。

蓝色的海连天蔽云地耸起涌动，有峰峦迭嶂、万马奔腾之势。“还需要我帮助你回忆吗？那天你回到码头下了自行车，扛着药箱上舷时一瘸一拐，你的朋友李晋元正值武装更，见你这样不是还跟你开了句玩笑：“到那跳帮把腿磕成这样？”

“想起来了，那天我在馆陶路下坡的地方没捏住闸撞了个老头摔了下来。”“对，当时你就是这么对人解释你的腿伤的。可说服不了人的是你腿伤了，裤子却完好无损。”

“我骑车嫌热，把裤子挽到大腿，水兵裤是很肥大的。”

“车也没有任何磨指痕迹，更不用说那一箱散装的针剂，在你摔车时竟一瓶未破，岂非咄咄怪事？还有用李晋元当时说的话来回击你吧：“你的意思是说车定住了而你

飞了出去——你骑的又不是一匹马。”

“你让我觉得你就是那号帽檐压得低低的、拿着个小本到处偷听别人谈话并逐字逐句记录下来的无耻小人。你竟连我十年前的天涯海角随便说的话都知道一清二楚，莫不是那会儿你就开始监视我了？真可怕，我总以为自己在不被人注意地生活而结果却是在被聚光灯照的十分亮堂的舞台上一举一动都受到窥探。”“我是微不足道的，你应该对人民雪亮的巨眼有所体会。”

“这巨眼的结构应该是类似苍蝇的那种复眼吧？”

“如果你对你目前的处境有所了解，你就不一抱有幻想，希图瞒天过海；现在你正是一只被置于显微镜下的苍蝇，你那只爪子上沾着的秽物都瞒不过去。”

“你说过，我干过什么你比我还清楚。看来是这样了，我需要你的提醒。”“你承认你和周瑶曾有还一段非比寻常的关系吗？”

“不记得了。”我干脆地说，“我一生和很多人有过这样那样的关系；亲属关系；利害关系；金钱关系；肉体关系。我认为这都是非同寻常的关系！”

“扫帚不到，灰尘是不会自己跑掉的；不见棺材不掉泪。看来你也是个不识时务的。”

“你不能说那个去找周瑶的水兵就一定是我。”我指了指窗外海滩上不个呆呆看海的穿牛仔裤的小伙子。“按你那种漫天撒网的本事，我相信你把脏栽到他头上也不是什么难事。他是不是周瑶的一个舅舅也未可知。”

“你要以为十年的工夫人们会有多大变化，那你就错了。也许你在十年里由一个正直的军人变成了无赖，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十年只不过是三千多个一模一样的日子。赵竞还在海疗，只是略微胖了一点。”“就算退一万步说，我就是十年前那个和周瑶一起在一块礁石上站过的那个人，那也不足以说明我到就怎么样了。我和站过一起的人多了，我甚至天天在公共汽车里和老的少的香的臭的女人挤在一起——谁也不认识谁。”

“李晋元当年可算你的一个挚友吧？”

“我们是同一个中学毕业的，当兵又在同一条舰上。”

“他是不是和你很熟，熟到剁下你一个脚趾头仍到一大堆脚趾头里拌一拌，他上去一拨拉，拨拉出来的那个脚趾头准是你的程度？”“差不多。”“你要说你干了什么那准是你没跑了吧？”

“哥们儿嘛，当然没错。”

“你打什么时候开始，上街时成心甩哥们儿？”

“我甩过哥们儿吗？没有吧？”

“那还能瞒过哥们吗——你憋什么坏？那次在舰队俱乐部看电影，你的确对们儿不太仗义。”

“哥们儿，外出啊！”正在码头上和一帮弟兄们练举重的李晋元看见我下了舷梯，放下杠铃迎上来。”“嗨，裤线倍儿直，皮鞋倍儿亮，您这是要上大街展销呀。”

“展嘛销，看电影。”“有我要吗？”“没有。”“我搜搜……妈的，多出来的这张票谁的？归我了，跟哥们儿玩这套。”“你去干吗？那片子特没劲。我还要上街买点东西。”

“我就爱和你上街，不买东西还看曼儿呢。”

“那你快换装，交通艇快开了。”

“换什么装，就这身了。”

“不行。你没听说，司令扎着板带堵着码头路口纠察军容风纪呢。”李亚元穿戴整齐和我一起乘交通艇摆渡过港口，在对面码头上了岸。通往市内的马路上到处都走着军装耀眼的海军官兵，大街小巷挤满逛商店，下饭馆的水兵。舰队俱乐部里更是人群熙攘，全是休假的军人。有的在礼堂里聊天说笑，等着看电影。我们和遇见的熟人打着招呼，上了楼座，找到座位坐下。不一会儿，一个女兵拿

票走上来，对了对座位号，在我旁边坐下。李晋元鬼头鬼脑觑视人家，俯着我耳朵嘀嘀咕咕地说：“这女的我见过，‘五一’那天到咱们码头那三个女兵里就有她没错，黄头发，眼睛半是眼睛。”

“见过就见过呗。”我无动于衷地望着楼下或走动或跷腿坐着大笑的人们说，“见过就当再见一次。”

“跟她说说话，问她是哪儿的，认识认识。”

“你是不是想让军务部的纠察抓去？”

“你不敢，”我说，“咱俩换换位子。”

“不换，别闹！”这时，灯暗了，放映孔里射出一束光投在银幕上，银幕出现纵马疾聘的画面，音箱也发出雄壮的音乐夹杂着马蹄的“得得”声。画面随着剧情在变换，忽而大脸充斥银幕，忽而几百衣衫褴褛的人起舞弄棒。这是描写国内革命战争的片子，剧情一直贯穿战斗场面。礼堂里嘈杂人声静下来，枪炮声，吼叫声回荡在黑暗的空间。”

李晋元也跟看看我，我和那个女兵象我们这排其他人一样伸着脖子全神贯注盯着银幕；银幕的光打在我们脸上，我们象戴着塑料面具一样毫无表情……

——他们太正襟危坐了，姿势僵硬的简直连气都不

喘。当一个人一本正经到不自然的地步，当他显得是那么淡漠、忘我时，他一定是在私下干着和他表面告诉你的截然相反的勾当——他紧紧攥着那个女兵的手，手指交握。

“没电影怎么样？”“没劲。”“是没劲，没劲透了，可你着得那么专心致志，我都不好意思叫你走。”李晋元笑着对我说。

电影演员，礼堂灯亮了，我们纷纷从座椅站起来，伸着懒腰，掏烟叨在嘴诨里，人群正从各个出口往外涌，摩肩接踵。李晋元看看低头走在我们前面的女兵，一手举烟，一手捅捅我：“就这么完？”“什么？”我仰脸看着他。”

“还什么呢，你都美出鼻涕泡儿。”

“你说什么我一点听不懂。”我加快脚步向前挤去。

在礼堂前厅，李晋元的一个熟人把他截住说话。“在门口等我！”我一把抓住我郑重地吩咐过后才去和他的熟人说话。

我出了俱乐部便迅速钻进马路斜对过一家邮局，站在窗后看着俱乐部米口。李晋元和他的熟人聊着出来，在门口握手告别，东张西望找我。他在俱乐部门口呆了半天，不停地看表，最后带着愤恨的神情快快走上回码头的路。

我出了邮局顺着另一条僻静的街走，拐过一个街口来

到公共汽车总站，站到在礼堂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女兵身后。一辆公共汽车开过来遮住我们，车开走后，站台上空空荡荡。

“那天晚些时候，一个谐同丈夫，女儿出游的海疗医生在位于那路公共汽车沿线的一个公园的角落，看到周瑶和一个男兵坐在长椅上眉飞色舞地说笑——不必再纠缠这些细枝末节了吧？事实很清楚，你和周瑶在那年夏天都和一个年轻的异性建立了未经许可的关系；从种种迹象看，你们各自身边那个藏头遮尾的异性就是你们互为对方。”

“你前半句是有事实依据的，而后半句则是出于一种武断的臆测。即使漳阔存在这样一种关系，除了为军队的纪律所忌讳——相到如今，我想军队不会再追究——也是很正常的，应该受到尊重的。”“当然，如果事态就这么没有波折地发展下去，今天我就该祝贺你了，也不会来找你麻烦。可惜，好景不长——你干吗那么紧张，脸色苍白？你从来没有那么丢过脸，在众目睽睽之下低三下四地乞求而且毫无作用，那是你的初恋对吗？我相信你那时是很纯洁的，只有最纯洁的一往情深才能使人那么不顾一切的去哭泣、去恳求、去要求解释，完全不顾场合，甚至不惜成

为全城市民的笑柄。是的，那场海滨露天茶座争吵足以让全城人饭后茶议论了一个星期，当有上千人目睹了那个漂亮的女兵是如何冷酷无情地甩掉她的男友，一个激动得不能自制的水兵。”男兵不把抓住起座欲拂袖而去的女兵手腕子，声音低沉地说：“你不能就这么走！”

那是全城最繁华的海滨大道，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车如流，人如潮。海迎风摇曳的树下摆着露天茶座，仨仨俩俩的衣裙鲜丽的男女坐在那工闲聊喝冷饮，海风吹拂他们的头发，带来爽人的凉意。正是傍晚，太阳已落，天色尚明，海象一大匹细腻的丝绸沉重地摆伏着，堆起一道道波纹。大道上无论是行逃的还是闲坐的人都很安适，街口有向个小伙子在弹吉它，自得其乐。露天茶座上，男兵霍地站起，追上沿着林荫道走去的女兵，一把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拉个车轧身脸贴到自己胸前，盯着她的眼睛说：“你不能就这么走！”“放开我！女兵用力掰他的手，激愤地说，“你想干什么？”

“说清楚，为什么？”“你放不放开我？”女兵尖叫，她已用指甲深掐进了男兵紧攥的手指，男兵脸变了色，但手仍毫不放松。

茶座上坐着的一些人扭过头来注视他们，一些行人也

停住脚步。“你放不放？”“不放。”男兵苍白着脸说，“你不说清楚我就不放。”

“臭流氓！”这时越来越多的人围上来，听到女这声骂便哄开了。一个四十多岁的海军军官走进入圈，严肃地对男兵命令道：

“你把手放开！”男兵听到军官的命令，仍一动不动，执拗地攥着女兵的手。只是脸色更苍白了。“我命令你把手马上放开！”军官在吼。

“你说，为什么？我有什么不好，我都可以改。”

围观的人群听到男兵这句话一片惊叹，随即暴发一阵更大声的哄笑。女兵的眼泪流了出来：“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军官暴跳如雷地去拽男兵的手，猛力推他的前胸，男兵被推得一个趔趄，顺势带的女兵也踉跄了下，但他牛手仍紧紧攥着女兵的手腕。“你说，我有什么好，我改。”男兵的眼睛象只将要被浪涛卷起的绵羊的眼睛。“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女兵的眼睛就象一个残忍的皇后的眼睛。军官高声叫来了个正走过这里的海军纠察，同时几乎是猛击了一下男兵的胸部，男兵的手松开了，女兵迅即分开人群走掉了。军官对两个纠察说：

“把这个流氓带到舰队军务部，弄清他的单位。太不象话了，简直是当众耍流氓。”

男兵激动地看着军官的脸，军官瞪着眼冲他吼。

“你瞪什么眼？给我走，我就不信治不了你这号兵。我当了这么多年军人，还没见过你这样撒野的兵，把海军的脸都丢光了。”两个纠察站到男兵身后，其中一个小声对男兵说：“走吧，别叫老百姓看热闹。”军官气冲冲地边骂边在前边开路，两个纠察夹着男兵跟在后面，四周是兴冲冲簇拥尾随着他们的人群。从商店出来的人和正准备进电影院的人都纷纷加入这个浩浩荡荡的行列，互相打听事情的原委。天黑下来，路灯亮了，灯光透过丛丛树叶洒下来，照在一张张兴奋的人脸上斑驳陆离。男兵在人群中央走过一条条灯火通明的街，所有迎面而来的人的视线都落到他脸上，黑鸦鸦的人群中噉噉喳喳反复低语着一个词：“流氓，流氓……”

“如果我说你那时心中充满因耻辱燃起的仇恨怒火一点也太过分吧？”单立人目光叵测地望着我。“哪个受到这种待遇的人能不感到愤恨？”“我不记得了，就算发生过这样的事我也不记得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了。”“得啦，别装作很迟钝的样子，谁碰到这种事也不能象家常便饭似

的安之若素，三、五天就撂到脑后忘得一干二净。”

“我的确不记得这事是发生在我身上。那个城市有那么多海军人员，涉及到海军的风流韵事和桃色的新闻几乎天天都有。”“这种狡辩很没意思，你们舰当时的一百多名舰员都可以证明，你曾被舰队保卫部门拘留了一夜，第二天由舰副政委亲自带回。”“我的意思是说这种事很多，并不稀奇，没人——即便是当事人也不感到很严重，产生所谓一切‘毁了’的念头。”

“的确，正如当过海军的人都爱自重的一样：‘水兵都有股浪漫劲儿’。海军对这种事的处理并不是很严，但这股‘浪漫劲儿’上来却是危险的。你们舰队不是出过一件轰动一时的情杀案，一个失恋的海军军官在市中心的大街上用自已的手枪打死了负心的未婚妻。当时你正在舰队医训队受训，那个可怜的军官死了女友后又冲自己太阳穴开了一枪，尸体送进了你医训队解剖房的存尸池，作为解剖标本泡了起来。也许你正是在他身上认清了肱二头肌的形状和位置。当时整个部队都很同情这位不幸的军官谴城市姑娘的薄情。”

“那种事情是绝无仅有的，当时也有很多人说那个军官太傻。”“也许你就是说他‘傻’的那些人中的一个吧？”

你们并不认为他事干得愚蠢，只是惋惜他把自己搭了进来。豁出别人很容易，要把自己也豁出来大部分人就要踌躇了。实际上，当时你想把自己豁出来也是办不到的。你从舰队保卫部被带回舰就立刻受到了严密的看管，另外作为一个舰艇卫生员要搞到武器弹药也根本办不到的，舰艇上的枪支弹药平时都销在舱里，值武装更佩带的手枪也是装样子的，根本没有子弹而且大多锈得拉不开栓。你的长官也一定严厉警告过你：‘如果女方发生任何意外，你都要负全部责任！’不久，对你的处分下来后，你便被调到舰队辖区内其它省份的另一支部队去了，和周瑶远远是离开了。”

“你承认我当时的感情是真挚的吧？”

“尽管你违反了军纪，但仅就感情而言，我承认你是纯真的，否则你不会感到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当然，关于这件事的谁是谁非我不妄加评判，即便一方的感情十分真挚，另一方也有权予以拒绝，也并不因此产生义务。”

“如果我的感情是纯洁的、真挚的，我就不会采取卑鄙的手段去亵渎它——我自己也不忍。”

“这种事情可不是总这样，过分强烈的情感往往导致有害的偏执。那些自恃怀有强烈的纯洁、真挚情感的人千

百年来在正义、道德、宗教的名义下干了多少惨无人道的事？要正确估计‘茶座风波’对你的影响，首先要看看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一只苍蝇从高高的天花板嗡嗡地俯冲下来，在宽敞的房间上空疾速地飞来飞去。它试图飞入队光明媚的花园，冲着洁净透明的玻璃窗一头撞去……它徒劳地一次又一次撞着玻璃，最后精疲力尽地伏在上面不动了，它飞不出去就象外面的苍蝇飞不进来一样，虽然它们彼此隔着玻璃可以毫无困难地互相洞悉。“你为什么不喜欢李晋元？”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虽然表面上和李晋元好得象穿连裆裤，吃喝不分，可其实你在内心深处对圣并无好感，如果算不上讨厌话。”“胡说，我们关系一向很好，直到今天还保持着友谊。”

“与其说这么些年你们保持了友谊，不如说你一直在衍他，他的热情有时令你很为难很抹不开。要是让你选择，你大概跟他毫无关系。”“我从来没说过我不喜欢李晋元。”

“可你对你的另一个朋友齐本森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当时他正为件小事在生子晋元的气。”

一只足球蹦过草地，滚到我脚下，停住球，接着飞起一脚把球踢去。球在蓝色的天空划出一道大大的弧线，落

在杂草丛生的堤内空地上，穿海魂衫的弟兄们急急忙跑起来追逐那只球。海鸥在远处堤外的海面上飞翔。满头大汗的齐本森喊着我名字边脱湿透的海魂衫边向我走来。他叫在场边看球的一个他们舰的兵上去替他踢会儿，自个爬上土坡坐在我身边，用揉成一团的海魂衫扇着风对我说：

“我正找你，有事要跟你说。”

“什么事？”我掏出烟任他抽去一支，用我正吸的烟给他对上火。“你们舰那个李晋元怎么那操行？”他边大口吮烟边说，一缕缕青烟从他一张一合的大嘴和翕动的鼻孔中冒出。

“他怎么啦？”我磕掉长长的烟玉，看着空地上奔跑的人，球问。“丫他妈的老跟我借钱，借了他不还，我他妈又不是财主，净把钱借他自个连烟都抽不上了。昨天在码头见着他问了他一句，丫就跟我急了嘿，说：‘不就那几个破钱，你他妈老跟我要什么要？’倒好象我欠了他的钱，真不仗义，我真想抽丫的。”“他就那样，也老管我借钱。”

“不是。有这么办事的吗？没钱你倒说几句好话呀，比我还横。他既然这样我了不管那套了，这月发津贴他再不还我钱我就真抽丫的。”“到时候我嘴他说说。”

“你说我要抽丫的对不对？丫也忒不象话了，我说咱平时都不错，你要缺钱哥们儿借你，不还也没什么，我都说什么他倒长脾气。说实话我真是看你面子跟他掰不合适，要没你在中间，我跟他不客气了。”

“以后你别借他钱就完了。”“还不是全看你面子，我跟他有什么呀，不是一块当兵谁认识他呀。我说你怎么跟这种人那么好？这人忒没劲。”

“我跟他也就是那么回事。你讲了，一起在外当兵，又是老同学，关系自然而然显得密切；其实有时我也挺烦他的，又能怎么样呢？得过且过，能混下去就一块混呗。”

“反正你跟他说说吧。”球场上齐本森一方输了球，他们舰的人都喊他下场，他跳起来身来踩了烟对我说：“叫他别觉得谁都象该他似的。”“你呀，该对他怎么样就怎么样，别管我。”我也站起来说，“我跟他没什么关系。”

“这能说明什么？”我对单立人说，“我对谁都这样，我对李晋元说齐本森也是这种口气，他们说我也象不了有时同样口吻，做人嘛。”“你不要用处世圆滑来作幌子，你对齐本森说的那些话正是你对李晋元的真实看法，因为你不但那么说的也是那么干的。”“我干什么了？”“李晋元的入党问题为什么一直解决不了？按一般情况，部队

发展党员总是优先考虑炊事员，炊事工作之所以对一般战士有吸引力也是因为干这项工作入党快。”

“这个问题的答案你不该找我寻求，我既不是党员也不是支委，对部队中党的发展工作没有任何言权，其得失也没我任何责任。”“你真的毫无责任吗？李晋元一次次在支部讨论会上被卡下来，就因为总是有人提到他过去的污点，他中学曾因斗殴受到过公安局的行政拘留处分。这件事在他档案上并无记载，好心的中学老师在其学生毕业时都尽可能地抽掉那些对学生将来在社会上立足有影响地不足以说明对本质的处分。只有你，在你们全舰是唯一了解李晋元过去的人。我不能认为你是无意中说漏的嘴，因为这件事始为人知恰好是在支部第一次讨论李晋元入党问题的关键时刻。就算你不认为那是件很严重的事更多的时候还觉得有个有趣的聊天材料，你也应该明知在那时刻谈论这件事会对李晋元选成什么损害，我们党的一些基层干部对一个新党员的个人历史是否洁白无瑕记有的近乎病态的偏执标准是人所共知的。”

“你这么说似乎我跟李晋元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你既然处处表现得象个天眼通，你就应该知道尽管我中意的人不是象李晋元那样的人，但我们几十年来一直和睦相，

没有发生过足以引起深深嫌恶的涉及到重大利害关系的冲突。我可能并不象他喜欢我那样喜欢他，但我也犯不上象对仇人一样地去玩他，即便他有所得我也未必有所失。”

“你是个对别人的成功完全持心平气和或赞许态度的人么？你敢说你不是个自视颇高并且也希望别人这么看的愤世嫉俗者？要是一个人对你说你其实并没有你自己认为的那么非凡，其实只是千千万万委琐的小人物的其中之一，你难道不会怀恨在心？特别是这话出是你一向引为知己的老朋友之口，你肯定恼羞成怒并永远不会原谅对你说这话的人因为话出自他口更有份量，真理的成份更大。应该说李晋元对你说这种话很造次、很唐突，他不明白就是再推心置腹的朋友互相交换看法时也应该把握分寸，把界限保持在对方自尊心能够容忍的程度内。当然这也不能全怪他，他的确是无意的喝了一些酒，酒酣耳热的酒桌上气氛又很热烈，朋友们都显得非常诚恳，互诉衷肠，谁要是不说点心里话就有些不够意思了，当时你们是互相搂着脖子交谈的吧？”

杯盘狼藉，酒瓶林立。

一群穿着崭新、没佩领章帽徽的陆海军制服的年轻人两眼发直、满脸通红地围坐在一个凌乱的房间内圆餐桌

旁。大多数酒瓶已经喝空了，但他们每人面前的杯仍满斟着酒。他们一边一齐用筷子有节奏地敲着碟子行着酒令，一边互相大声发着宏论，争着打断对方。所有人的舌头都好象短了一截，说话颠三倒四。“北京的火车就要开。”令家说。

“往哪工开？”众人问。

“石河子开。”“石河子的火车就要开。”一个要去新疆石河子服役的陆军新兵接过令，昏昏地说。

“往哪儿开？”“屋里开。”“违令违令，罚酒。”众人七手八脚灌了那个要去石河子服役的家伙一杯。那个家伙打着嗝儿、闭着眼睛摇头晃脑地说：

“海口开。”“海口的火车往哪儿开？”众人又一齐盯住一个要去海南岛服役的海军新兵。“天上开。”那个家伙也喝得差不多了，晕头转向地说，也被大伙罚了一杯。

“喂，你，”被罚的家伙满嘴白沫地指着一个也穿着新海军制服、端坐在那里盯着自己酒杯出神的小伙子说，“你怎么那么油，老罚不着你？你不是顶崇拜那个喂鲨鱼喂出事迹来的邓世昌，那丫的可是海量，要不怎么那么高兴往海里沉。”

“谁说我崇拜他？我压根儿对他没那意思。”

“那你崇拜谁？”一个穿陆军制服、脸嫩得象婴儿屁股的小伙子懵懵懂懂地问，“你总得崇拜个谁，也不能让人家白立那么国英雄好汉。”“就是，那英雄也不得其所呀。”另一个不顾令，始终不停喝着酒的小伙子傻笑着说，“名人们岂不也白忙碌了一生？”

“我谁也不崇拜。”被问的小伙子翻着白眼生“崇拜那傻×干吗？在我看来那个人全是傻×，崇的和被崇的。”

“就你不傻！”一个坐在桌子另一边拼命往嘴里挟菜也穿着海军制服的小伙子说，“其实你最傻，傻得逼人！”

他撂下筷子，端着酒杯坐到这个小伙子身边伸出胳膊搂着他脖子，直接对他脸上喷着酒气说：

“哥们儿，我不说真对不起你，你坏事就坏在从来没人老实告诉你：你是个什么东西。别看你一天到晚埋头苦干，读这个学那个，弄出一副胸怀大志的矜持样子，其实你最终也不会有什么出息。你智力，体力都属中下，也从来没见你有个好运气；咱们这伙人谁都能干出点名堂，独你板上钉钉一事无成。你好想想，认真地想想，你自己说，你说穿了是不是个傻帽——还是最普通的那种傻帽——你就踏踏实实当个傻帽得了，那样你还可少沾上点本来属于聪明人对你一点用处也没有的苦恼。”众人大笑，拼命

地敲击碗碟。

“真的，我一点不是喝醉了酒胡说，我很清醒，真是发自肺腑跟你说这番话。你一辈子都不会实现你的任何抱负，不管是事还是爱情，你想得到的永远得不到，因为你不具备那能力，你也就是凑和活一辈子。”

“高碑店的火车就要开。”一个穿陆军制服的小伙子敲着碗大声说。“往哪儿开？”众人齐声喝问。

“傻×开。”大家看着我齐声笑，我也笑，笑声突出地刺耳。我把李晋元的胳膊从我脖上拿开。

“他是傻×那你呢？”一个人问李晋元，“你将来能混出个什么头角？”“我？要是不退伍也就混个海军司令吧，将来你们在座诸位的儿子要当兵可以来找我。”

“狠——！”“如果你仍然不承认这件事实际上是多么深地刺伤了 you，那就让我再做一个小小的注脚，证明你从来没忘过这件事。前年八月份的一个炎热的中午，你到过‘丽宫’冷饮厅吧？”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单立人，他若无其事地继续说：

“你是去见一个叫田圆的姑娘，她是你新交的女友。三天前，你们曾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吵了一架，可以说起因是由于她的任性。她很不理智地就你的人品发了通带

侮辱性的见解，使你当场翻脸，拂袖而去——你显然不算再容忍这一套。田圆很快就后悔了。她并不想中断和你的来往，那天约你去‘丽宫’就是为了向你道歉，诚心诚意地想挽回你们的关系。你原谅了她，你也怎样珍视存在于你们俩之间的关系，但同时，你还说了一句话。”

“丽宫”冷饮厅一片嗡嗡的低声说话声。

吊扇在旋转。我和田圆隔桌相坐，每人面前放着一杯带麦管的粉红色冰激凌杨梅水。她怯怯地望着我，忐忑不安的期待着我的反应。“我早就不生气了，我知道你不是有意的。”

她笑了，快活虽释重负地笑了。伸过手轻轻触我放在桌上的手掌，象抚一只易受伤害的鸡雏。

“我不该惹你伤心，我下回再也不那样了。”

“再也别那样了，我什么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别人的蔑视——我最恨那些蔑视我的人！”

我哆嗦着，拿烟的手情不自禁地抖着。

“你怎么知道？田圆决不会对你讲，当时你在那儿？”

我从座位上拧过身子往后面。身后的桌上是一对带孩子的年青妇女，正在一匙匙喂张着嘴仰着脖子拿玩具站在

地上的儿子吃酸奶，象喂一只小鸭子；右边是三个喝着冰水低声交谈的女学生；左边是两个默不作声坐着抽烟的长发小伙子；其他桌上散坐着一对对情侣聚精会神地低语；倚着冰柜站着的女服务员一脸疲倦，厌烦的神态。

吊扇在天花板下飞快地旋转。

“重要的不是我怎么知道的，而是你是否说过这句话。”

“我那句话不是针对哪个人说的。”

“你是指一切曾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对你表示过蔑视的人。”单立人尖锐地说，“这些人你一个也没忘记。李晋元算什么，对他略施报复既不过瘾也谈不上什么快隐。真正凌辱过你的那个人还逍遥自在地活着，这个仇不报，怎么能消你心头之恨？”我感到闷。这个房间是这么高大，不管门窗关得多严，仍有气流在暗暗穿行、回旋，我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你为什么迄今一直不结婚？”

“没房子。”“我们国家有多少人是先有了房子再结婚的？这是理由而是一个托辞。”“我不结结婚……”“你很爱田园是么？她也很爱你。对她你没什么可挑剔的，无论用何种眼光看，她都是个品貌出众的姑娘。就我个人的

看法，她毫不比周瑶逊色，甚至在不少地方还略胜一筹。这样的好姑娘是每个小伙子梦寐以求的，要说她有什么令你中意不配做你的妻子那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要说因为没房子什么的就不能和她结婚那也是说不过去的，这样的好姑娘就是一切，谁得到了她也就不会再希求别的什么东西了。”“我不想结。”“对，这正是你不结婚的原因，你不想！是什么妨碍了你和田圆的结合？”“你明白不了。”“恰恰相反，我很清楚。还是让我们举两个例子来揭示横亘在你们中间、使你们不能结合的那个臭气熏人的阴沟吧。”

“你尝尝我烧的菜。”当同事们围坐在食堂的方桌旁，各自掀开在笼屉上蒸得热气腾腾的自家的饭盒时，他好心好意，不无骄傲地把自己的肉烧鸡蛋土豆推到一个漂亮的女同事面前。

“你也会烧菜？”那个女同事嘴含着匙子，看看满饭盒油汪汪、枣红色的肉块鸡蛋红色的肉块鸡蛋土豆吃吃笑着说。

“男人烧的菜有时比女人烧的不知香多少，虽然烧菜往往被视为女人拿手，但大师傅十有八九是男的。”

“那我就尝尝咱们大师傅的。”女同事用匙子在饭盒

里拨拉来拨去拣了块肉放进嘴里，只咬了一只便吐了回去——吐进饭盒，伸出舌头啐着嚷：

“真难吃，你放了多少糖，甜得都腻了，这又不是蜜饯。你只配当个饲养员。”他变了脸，把勺子当啷一声扔在桌上，盯着那个女同事。

另一个女同事看了看他的脸色，伸过勺子：“我尝尝，我就爱吃甜的，没准正对我口味。”

“你别吃。”他粗暴地推开这个女同事的勺子，扣上饭盒盖。“怎么啦？”“没怎么，她把菜弄脏了，我不能再给你吃，这菜只能倒。”

“这有什么，我觉得没关系。”

“我觉得有关系，这菜里有她的口水。”

“那你吃我的菜。”“我也不能吃你的菜，我不能白吃别人的菜。”

“何必这么死心眼！”“我就这样。”他仍用眼睛盯着那个吐掉他的菜的女同事。

“别生气。”那个造次的女同事脸通红。“我没说你的菜不好，只是我不太爱吃。”“滚，滚你妈的。”“真妈可气！”他把手里的书往桌上摔，站起来在办公室走了两圈儿，回过头对寻声抬头望着他的同事指着桌上的书

说，“我简直看不下去了，再看非把我气死。”

“书里写的什么，把你气成这样？”

“你看看你看看。”他快步走过去拿起书，伸到同事眼前胡乱翻着。“这么多罪行累累的战犯，全给放回国了。本来枪毙十次也不多的，徒刑都没服满就赦了。”

“这有什么？”同事翻着书挑着看。“我觉得无所谓，战胜者总要宽大点才显得有风度，一个大国，肚量也要相应大。”

“可这帮家伙干了多少坏事，杀了多少人，当时他们可没留什么情。”“过去的都过去了，覆水难收，再多杀一些以也不能使死者复生。冤家易解不易结，还在随将来的双边关系，和为贵。”

“不把过去做一个了结哪里谈得上将来关系的正常？我坚决不同意这种抹稀泥的作法。善恶不明，该惩不惩，害人的得不到刻骨铭心的教训，受害的也老觉得谁欠了他什么。事隔多少年，一有摩擦就提醒人家欠的情，不管与过去有关没关让人家抬不起头，人家也不高兴。噢，合着你当时的宽大就是为了留个小辫子老揪着，不如杀了痛快。我杀了你的人，你也杀了我的人，旧债一笔勾销，咱们现在谁也不欠谁，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别跟我道歉，

我也不原谅你，一报还一报，大家干净。”“你太可怕了，我可不敢得罪你。”

“要想天下太平，只能这样。要是所有侵犯别人的人都无一例外地受到猛烈地毫不留情地报复，他们这样干时也就不会肆无忌惮了。”“你已经知道你是谁人了吧？”单立人忧郁地望着我。“要是有人说你对那些指害过你益和尊严的人干了什么——

无论干了什么也不会有人惊讶。”

“你要有证据。”我结结巴巴地说，“我是狼和我吃了羊是两回事。”“拿出证据很难么？”单立人问我，随即自己摇头否定。“不，不难。对我们来说，最困难的是认出来谁是徒具人形的狼。要证明狼吃羊是很容易的，至于怎么吃的羊，那只是技术性的问题。”

你被送到一个偏僻港口的隶属工程船大队的一条挖泥船上后规规矩矩地服完了兵役，就象一个万念俱灰的人听天由命地屈从了环境的变化。那儿的人对你印象很好。在他们看来，你只是个羞怯、无害、有些平庸的人，他们中的多数人甚至猜不出你究竟是犯了什么过失被发放到这个儿苦地方来——这样的人能有什么过失？不久，你退役了，从那些熟知你过去、始终警惕地注视着你的军官们

的眼皮底下销声匿迹了。你的第一个目的基本达到了。随着岁月的流逝，接踵而来不断发生的一件件更耸人听闻的事的扩散，被人们遗忘了。没人再谈论你，那些亲自处理过你的事的人记忆中将你湮灭、尘封了；人们需要经过提醒，才恍惚记得很久以前在海滨大道一个男兵和一个女兵之间发生过什么纠纷。

你回到自己的家乡，在有几百万人生活象个大蜂巢似的城市中找了个办公室的清闲工作，象其他小职员一样忙忙碌碌，饱食终日，完全不引人注目地生活着。你开始谈恋爱，象所有百无聊赖、无所用心地城市居民一样挑挑拣拣，在一筐同品级的西红柿中拣出一些看上去似乎比别的西红柿要饱满、新鲜、完好无损的放在秤盘上称。你是这样的平淡无奇，以至不管你说了些什么，流露出些什么危险的想法谁也不会往心里去，只是一笑置之。你就象生活浊流上一层厚厚的油垢中的一滴，谁也不会把你同这浊流中的哪怕是微波细澜联系在作你甚至能和办公室里那些和你一样闲得难受的同事讨论怎么才能不留痕迹地杀人丝毫不会引起怀疑。

“刀刺斧砍肯定是不行，血溅得到处都是，凶器也难以处理，很难不留线索。从楼上往下推也不行，在咱们这

种人口密集的城市，要是在自己家你简直没机会和你想干掉的那一起呆在一个空房子里。况且你要把对方骗上楼，你还得和她接触，产生信任，接触就难免不被人看见，你作出的种种和她素无瓜葛的假象就前功尽弃。投毒也不行，不是特务或搞售的人几乎没有可能弄到无色无味、毒效很强的药。安眠药嘛，象咱们国家的其它商品一样，总有个质量下降和假冒真货的问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灌下一百多片，睡一觉又醒了。其实这些招都有一个不可救药的致命缺陷，很容易就让人看出是他杀。如果被看出是他杀，不管警察多笨，总有落网的可能，你不能把侥幸心理寄托在警察无能上。要想完全无恙，最好的办法就是使人认为这人是自杀，起码也是事故。让人相信死者是自杀很困难。自杀的人总爱留份唠唠叨叨的遗书。象咱们这样的业余杀人犯根本没技术把死者的笔迹模仿得维妙维肖，漏洞会大的把自己一下就暴露了。事故死亡嘛，见的是车祸和淹死。克格勃好象挺爱用前者——起码电影上挺爱这么表现。但那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社会。咱们这种社会主义国家想偷辆汽车，再在大街有目的地撞死一口子逃之夭夭，光技术问题就有一大堆：先得花一千多块钱学会开车；再得有运气偷一辆车——咱们毕竟不趁多少车；岩后还得

会开着飞车钻胡同——这本事一般的老外都不具备——想想头就疼了，还不如开车胡撞一气省事。乘下的唯一可行的就是淹死。自个淹死和被别人拖下水淹死如果当场没人目睹的确是没有什么区别。游泳淹死又是那么稀松平常，每年全团都得死一个团，没人会感到奇怪。这也不需要什么技术准备和借助工具，只消你有一身好水性好肺活量，憋足气一个猛子扎下去，潜至目标身下紧紧攥住她的双脚一沉……几分钟就齐了。在水中她有劲也使不上，再挣扎也不会给自己留下什么搏斗的伤痕。”你正好有身好水性采取什么方式行动这个问题也就很快不成为问题。当你认定十年韬晦已足以使人们忘却你和你下决心干掉的那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你便开始行动了。

“你是谁呀？我怎么一点也认不出来了？”老态龙钟的唐执玉眯着眼睛看背光站在房门口的这个年轻男人。这个高大健壮，堵在门口，几乎完全遮住了光线，看上去只是一个轮廓模糊的黑影。他低声说了他是谁。“啊，”唐执玉布满老年斑的分露出多皱的笑容。“是你。你怎么隔了多年才来看我——当年你为什么就突然不来了？你二爷爷去世了，这儿也没有当年那么热闹了，没人来，只剩下我一个孤老太太了，难为你还想着我。”

他环顾四周，人去屋空，似乎就在一瞬间，当年那些在这间房子里走动、谈笑的男男女女非便远遁了，而那些来不及随着人去四散的说笑声、器皿磕碰声却依然附着、凝结在房间的四壁。一有触动便锵然回响、汨汨流动。

“和你常来那时比，这儿的变化多大呵！”老太太颇动感情地说，“那时你们还是孩子，我们正值盛年。现在你们长大了，我们也要行将就木了。你还好么？出海还晕船么？”

“不，我已经退役很多年了。”

“看，我真是老糊涂了，老忘了这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您这些年倒没什么变化。”

“我们不会再有什么变化了，你们这些年怕是早大变特变了。当兵已经不时兴了吧？那时你们真是争先恐后地去当兵。”

“我们那会儿当兵的人现在恐怕都脱了军装，真不知我认识的人里还有没有仍然当着兵的。”

“怕是没有了。小周瑶也好几年前就退了伍。她，你还记得吧？”“想不起来了，那时在您这儿遇到的人太多。”

“怎么会想不起来？她是孙艾那边的亲戚，挺秀气的一个女孩子，也是海军。当时我家进进出出的军人不少，

可海军就你们两个。我记得那时我经常让你送她。”

“印象不深了，那是哪一年呀？她结婚到这里旅行，还到家里来过，送过糖。她好像嫁了个做生意的，又黑又瘦，岁数也很大。我非常不喜欢那个男的，一身坤滑习气，老是叨着烟卷，牙和手指都熏得焦黄。我记得他的烟都是那很呛人的外烟。”“她干吗要嫁一个这样的人？”

“天知道。也许那男的有钱吧，现在的年轻人不是都在搞钱。噢，你结婚了没有？”

“还没有。不过，很快就结。”

轮船起锚南行，一路乘风破浪。海水浩荡，大陆绵长。日出日落，一个城市在天水尽头隐没，一个城市在海天之际出现。——这个以度假胜地闻名的岛屿和一水相隔的楼厦林立的海滨城市就象一对浸在海中、互相依傍的年轻母子。

水淋淋的街道，水淋淋的树；每条街都是狭窄、弯曲、起伏不定，没有车辆，所有人都在步行；街两旁一家家凹进去、完全洞开的商店很冷清，每个柜台后面都站着一个苗条白皙、毫不动人的姑娘，象是一个平庸的母亲的众多女儿。

道旁出现黯淡、坚固、石刻饰纹繁的中已合璧住宅。

每幢住宅的百叶窗和铸铁大门都是紧闭的，庭院荒芜，暗绿色的爬藤植物覆盖了整幢房子。我边走边看着扇大门上的门牌号。我停在了街角一个红砖小楼的院门口，院里花草茂盛，露台寂寥地摆着一把被雨淋得湿漉漉的高背藤椅，一楼开着的百叶窗里窗帘飘拂。我转身走进街对面一个占了半条街的林密院深的旧宅邸。客房是二楼一个有龛阁般的壁炉的大厅，双人床孤零零地摆在地中间很窄小。透过有铁栅栏的宽大窗户可以看到树丛间的一段海滩，白浪时而在视界舒卷；也可以看到左边院墙外街对过的那幢红砖小楼的院内和一楼窗帘飘拂的房间的室内一角——红木条案上的一架电话机。

你拨了你从唐执玉那儿要来的电话号码，一手攥着听筒眼睛盯着街对面的那个房间里的电话。风雨吹打着窗外一株榕树的千枝万叶；涛声灌耳，犹如喧嚣汹涌的海水涨至窗下。黑色的电话机毫无知觉似的蜷伏在条案上，你简直想替它去大声吼叫。终于，一个碎花睡衣裹着身躯出现在窗帘飘拂的缝隙间，黑色的听筒被一只白皙的手拎起。

你的喊叫在宅邸里此伏彼起地回荡，象是无数个男人在海涛深处呼救，闻者无不面面相觑。

从餐厅的帐单看，那天晚上你要的都是双份。服务员

记得和你同桌的人中有一个面色苍白的女人，虽然就餐的人都是那么呆、冷漠，默不作声地吃自己的饭菜，很难看出他们谁和谁有关系，谁和谁素不相识。那天晚餐你只要了雾瓶啤酒，据服务员回忆，有一瓶还原封未动，你就是个孩子也不会喝得酩酊大醉。当走在山道时你是清醒的，步态踉跄是因为道路坎坷，语无伦次是因为林涛怒吼使你的声竟断断续续。停了风未住，当你和你的同行者来到海边时，浪涛正铺天盖地奔腾而来，黑压压一望无尽，象是你如约前来的同谋者的严阵以待。你在黑暗中攥住了她的手，她一哆嗦。如果说这时她还以为这是动情地触摸，当你随即攥住她的另一手时她便明白了这一攥的不祥含意。海在骚动，浪头虎跃，咆哮震天的涛声盖住了她的叫喊。你挟持着她一步步向海里走去，受到海湾两端崖壁阻遏而激荡横流潮水冲得你们东倒西歪。一道浪波在你们面前蓦地立身掀起，随之倒银山倾雪墙，淹没席卷你们而去。

这时海面可能出现了月亮，如箭如帚的疾风吹散赶跑了翻卷的乌云，又大又圆的月亮象一个灯笼悬在黑浪滚滚的海面上。一个黑黢黢的人头出现在度了银的波中，向岸边缓缓移来，很快一个轮廓毕现的男人身躯从道道滚动的浪潮中站立起来，跌跌撞撞走上沙滩。他回首眺海，但见

海已萎缩远退，浪呈一线。朦朦昏月下，他的脸颊闪闪发亮。

落日在海面溶溶伫立，流溢出灼热，血红的大量液体，海、岛、树丛、楼宇房舍无不浸透尽染。房间内笼罩着稠密的金橙色的余辉，家具什物都显得朦胧绰约。我感到幽大的房间四角有某种无形的东西逸放出来，弥漫相连，缓缓向我聚拢压迫而来，犹如一支巨大的气泵无情的灌注着空气，空间膨胀了，我缩瘪了。我来到街上，街上很热闹。商店明晃晃地一间挨一间，人群川流。海鲜馆门前五亮的灯泡照耀下的玻璃水槽内游动着鱼鳖蟹虾，鳞片闪闪，晶莹剔透，输氧管使水面不时冒出一串串气泡。摩肩接踵的人们大声说着铿锵的方言，和小贩的叫卖声、油锅的爆炒声混杂在一起，形成嘈杂滚动的声浪。那无形的物质仍从四面八方、天上地下、街巷店堂排放出来，升腾缠结，愈来愈密，愈来愈沉，紧紧地书目着我的身子。

一家装璜豪华的旅游酒店的游艺厅内，孩子们的欢笑声和花花绿绿的电视游戏机发出的模拟激光导弹的“嗖嗖”飞行声以及击中目标的不断爆炸声响成一片。我在不断的爆炸声中走进一排哈哈镜，忽而瘦长如柳；忽而矮胖如坛；一刻有腿无身；一刻有身无腿；眼突似金鱼；嘴咧

赛血盆；最后，头象一个充了氦的气球，圆大飘荡起来。

餐厅里的晚宴已进行到高潮，张张餐桌菜肴缤纷，酒色绚烂。进餐者杯晃交错，饕餮失态；一张张胖脸油光锃亮，喜气洋洋。黑暗舞厅内，人们正疯狂地跳着舞，扭动着身躯作出种种怪异夸张的姿态。一束激光不断射在舞池上方正中不停旋转的金属鳞片球上，无数绿斑飞舞在舞厅四壁和天花板上。爵士鼓快速、令人心惊肉跳地敲着震耳欲聋的节奏。音乐沙哑、高亢，刺耳地无律抖动，犹如万马乱崴踏地；犹如沸腾的熔岩在水下猛烈燃烧，脱枷解缚，顿刻间便要冲决而出，一泻千里，在所到之处遍地燃起冲天之火。

我要吐了眦目迸裂，口齿供露。

电子合成器丰厚的琴音中发出排山倒海的啸声，禽兽呜咽，潮水漫卷，山岳崩坍，大地开裂。舞池上空各种开关的灯开始旋转，四壁形成一个巨大的环形银幕，交替出现一幅幅缓缓移动的画面；转动的星空、奔流的大海、壮丽的山川。

我象一列全速向前行进、失去制动的重载火车一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脱轨而出，笔直地冲进大海——波涛吞没了我。

舞厅亮起一只一闪一闪光线强烈的宇，整个舞池陷入骤明骤灭的氛围，舞蹈着的人们的动作被分解成一个个跳跃的造型。四面八方射来的激光集束照在人脸上就象一道闪电蜿蜒爬过，每个人都在可怕地狞笑。

门铃响了，周瑶抱着脖项上系着粉红绸带的雪白的波斯猫走过廓道打开门。站在台阶上的是本街派出所的民警小丁和一个有着胖嘟嘟脸蛋的老警察，小丁向周瑶介绍他姓单。“我先生不在家。”周瑶一边礼貌地把两位警察让进客厅一边说。她已经是位保养得很好、体态丰盈的笑妇了，依然栗黄的头发又浓又密，在脑后盘了个松松的大发髻。“他回下边探亲去了，他的事我都不知道。”

“这次我他不是找他，是想找你了解一件事。”

周瑶的右眉向上挑了一下，冷淡地抱着猫坐下，不置一词。“今天傍晚有个人到我们派出所投案，说他昨晚在海边把你杀死了。”说到这儿，小丁禁不住微笑了一下。周瑶仍是面无表情。于是他也不笑了，干巴巴地说：“恰好晨我们在海边发现了一具溺毙的女尸。他坚持说那个女尸就是你，正是他把你淹死的，这是他蓄谋已久的事情。他详尽地讲述了你们过去的一些龃龉，可以说，嗯，绘声绘色的描述了他是怎么样，采取什么手段把你杀害的。”

周瑶抚了抚波斯猫长长的毛。小丁颇有点尴尬，这种谈话实在是有点荒唐。“当然我们知道那具女尸不是您，也不可能是他杀的，谁也不是，那个女孩子是自杀的，有一份挺工整的遗书，因为失恋。这事你可能也知道了，岛上都轰动了。”

“我不知道。”“知道不知道不去管它。”小丁急急地说，“反正你好好活着呢——我们倒不是捕风捉影、疑心重重，可那小子说得太象了，有鼻子有眼儿，简直不由人信，也不该有人敢和公安机关开这么大的玩笑——知道公安机关厉害的人都不敢。所以我们觉得还是慎重点，没准这是一件我们尚未掌握的案子……”“我不用说什么了吧？”周瑶看着局促不安的小丁缓缓地说，“事情既然这么清楚，明摆着。”

“当然您不必说您没死了，我们都已看见。”小丁觉得自己又说了句废话，懊恼地皱皱眉。“问题是这个人为什么要这么干，他发疯了，自个给自个栽这么大的脏；太太平平的日子过腻了，想出风头？可当杀人犯又有什么好处可捞？就算到了名字能上回布告，万人争睹，臭名昭著，可名声带来的一切不方便你也根本来不及享用呀。于是我们反复盘问他，终于发现他既不是幡然悔悟也不是精神失

常，实际上他是被一个人逼得走投无路才不得不过来投案以求解脱时。这个人在海边女尸被发现后便以警察的身份审问了他，用种种可以追溯的事实之间存在的逻辑明了他不但有动机而且也具备手段杀您，您没死真是奇迹！噢，对不起，我是说除了您没死其它一切都是那么无懈可击，简直显得您没死是出人意料的。”

“没发生的事情并不等于永远不会发生。”

“对。”小丁看了眼姓单的老警察，抢着说，“预防犯罪也是我们公安机关的责任。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件事究竟在多大强度上是可信的。毕竟我们只听到了一面之词，而那个警察显然是冒充的，他冒充的不是别人，正是老单同志——也不知他在哪儿耳闻了老单同志的大名。但这也不是说他说的一切都没有价值，连当事人也懵了么，信以为真。那小仿子还是个有文化的人呢，必定其中有触目惊心的事实。”

“您认识这个人吗？”单立人实在对小丁的絮絮叨叨不耐烦了，截断话头径直向周瑶发问，他把那个小伙子的姓名告诉了周瑶。“你们过去是否曾在一起当兵？你当过兵？”

“是的，我当过兵，海军。”

就象无法把眼前这个红润的笑妇同淹死鬼联系起来一样，单立人也无法把周瑶同兵联系起来。她身上简直一点当过兵的影子都没有。但她一一承认了她在海军的履历和与林时跃的间接属关系。谈到所谓“旧日情人”问题时说：

“这纯卒是一种经过歪曲的臆想。我认识他，但从没关系密切到暧昧的地步。就算当时我们互相存过这念头，也从未表现出来，这在当年部队生活的那种气氛中是不能想象的。那时我们又年轻又纯洁，充满理想和憧憬，都用最高尚最严格标准要求自己，那是一个已经逝去的年代的浪漫。”

周瑶仍旧冷淡地抚着膝上的猫，声者显得倦怠、庸懒、刻板。“那时谁要说‘爱’，都会让人感到是一种亵渎。”

“那么你们是不是常在一起游泳，看电影？”

“是也不意味着我和他的关系与众不同。当时我有一大群在舰队各单位的老乡和朋友，大家经常一起游泳、看电影，甚至手拉手。都是孑然一身出来当兵，萍水相逢，无芥无蒂，谁也没想得更多——那时人人都很简单。”

“海滨大道树下茶座、千人围观、军官和纠察队干涉是怎么回事？”猫从她膝上蓦地跳下，一溜烟跑了。她象

被人冷不丁揭了伤口上的痂，浑身绷直了。

“当我们回忆过去时总是有意无意将其美化。”单立人说，“一个生活平淡乏味的人总是喜欢想象自己过去曾有过热烈动人的时光。我不否认那时你们是纯洁的，但即便是，那时你们也不是真空罐里的无菌儿。不管你认为自己那时有过和现在相比多么不同的境界，据我们掌握，起码他并不是象你说的那么简单、天真烂漫。”

“不管在你们看来他是什么人，反正我坚信他决不会因为我们在大街上吵嘴便起意杀人。”

“据说，”单立人温和地说，“他曾因一件比吵嘴更微不足道的事，一次酒后失言，便对人报复——他巧妙地使李晋元入党的梦想破灭了。”“你确定一个人是否有意杀人就采取这种道听途说的工作办法吗？”周瑶睁圆眼睛问，“这么干那还有谁能说自己是无辜的？我真怀疑那个人并不是冒充的警察，这简直迹近设网陷害。”“我们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当然不会这么草率，我们的工作方法也不会尽如那个人所为，难道我们现在不正是在审慎结查这件事的真伪？那个人确实是个冒牌货，但他网罗的一些事实又是那么不容置疑，我们不得不慎重对待而不能一笑了之。”“这种干法使我想起了一些可怕的人和事。”周瑶

闷闷不乐地说，“他们到处找人证实一些孤立、零星、符合他们愿望的事实，左挂右连，简单演绎，以图得出置人于死地的结论。”

“你为什么坚信他不会杀你？”

周瑶垂直眼睛看着单立人。

“看，除非你有事实能证明这根链子并不是环环相扣，否则我即便不能轻易相信那个家伙的结论也怎样不能相信你的说法。我认为那样一个侮辱是足以使一个狭隘自负的人怀恨在心的。这不难理解。”“那我就告诉你们他为什么不会怀恨而恰恰相反吧。”周瑶叹口气。“我不愿意说这件事，因为委实无聊。在海浪大道风波之前的一天，我无意中发现我的朋友和一个当地的姑娘有着和我类似的关系。我上街买东西，在一家饭馆和他们相遇了，懂吗？面对面的，双方都很尴尬。我并不是无端和他冲突的，受亏待的是我不是他；海滨大道的事之所以弄得不可收拾责任也不在我。他没理由恨我，不管是那时还是现在——特别是那时，这种发现都会被认为是不可饶恕的背叛。”

“你的意思是说合理的解释是他不但不该他而应当负疚。”“他不是个厚颜无耻的人。如果论杀，也应该是我杀他。”

“懂了，就是说你们之间的确存在过那种我们称之为‘爱’的玩意儿。”周瑶俯身抱起又轱轮着亮晶晶的眼睛遛达回来的猫，低头抚它的毛。”单立人最见不得女人的眼泪，把眼睛向别处。小丁也低下头，揪着自己的裤线。

“顺便再告诉你们一件事。”周瑶低着头说，“海滨大道事件发生他调到新部队就开始到处跟人说我死了因为他的责任，但那个故事和这个不一样。那个故事里他是和我一同乘车，车翻了，我们全摔在冬天水库地冰面上，我滑到冰层薄的地方便破冰沉了下去，他卑鄙地爬着逃生了。这个故事同样使很多人信以为真，因为我们舰队的确出过一次类似的翻车事故，死了一个女兵，但那是在我们入伍之前。”

“不打扰您了。”单立人站起来。”很抱歉麻烦了您半天，我们的确没想到事情竟会这样。”他对小丁说：“我看你们该采取点措施不要老任着那个失了业积习成癖的专爱臆想的家伙乱跑乱窜，该送精神病院就送。”

“送过。”小丁分辩说，“没两天人家又把他达了出来，谁也不敢留他。他在精神病院一会装警察，一会装罪犯，搅得大夫到病人都不得安宁。”

“这可真叫人头疼。”来到门口台阶，单立人问周瑶，

她已平静如初。

“他打电话约你吃饭，你为什么拒绝了？直到今天还不肯原谅他？”“我早无所谓了。我只是不想让他看到我现在的样子。顺便问一声，他怎么知道您的名字？”周瑶目光黯淡地看着单立人。“大概那天电视新闻表扬我们老单来着。”小丁说，“你说呢？老单。”“可以这样推断。”单立人望着灰蒙蒙的天一眼，慢慢走下台阶……